



READERS

读者[®]

合订本

1997.1—12 / 总第186—197期

珍藏版

博采中外 荟萃精华 启迪思想 开阔眼界



刊号: CN62-1118/Z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社

卷首语



未知数

●〔俄〕安德烈·查哈尔洛夫
○戴 董 译

我们都是凡人而不是神，这一简单的事实已足以使我们能够正视自己。

在我们的灵魂之中，既有崇高圣洁的境界，又有卑微庸俗的本能，既会被美好的事物所吸引，又会被鄙俗的东西所诱惑。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那么需要、那么渴求爱与奉献的精神和能力。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首叙事诗，这首诗在死神降临之前是不会完结的。无论它开始的几章是如何的平凡和未来的发展是如何的有限，但其最终的结局都是我们所无法预料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始终处在更迭与变换之中，从生命的初始到其终结的过程中，可能交织着无数的艰辛和劫难，也可能融汇着无数的欢乐和幸福，然而却毫无例外地都潜伏着、存在着无穷无尽的未知数。

但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未知数，我们才能不停地渴望和不断地追求，去渴望最完美的生活形式，去追求最圆满的生命结局。 □

· 文苑 · 信童传情	欧·亨利 2	· 两代之间 · 儿女	朱自清 21
诗二首	爱迪斯·瑟德格兰 3	· 体育天地 · 被战火撕裂的“梦之队”	宁 宇 14
浮冰上的魔术(外二则)		· 知识窗 · 时光之旅	尹庆军 30
格哈德·霍尔兹-褒梅特 6		· 经营之道 · 应运而生的“平常人”	发明家光 荣 18
掀起帷幔	戴维·兰勃纳 16	永远拨动学习的心弦	秦 朔 39
遗嘱	凌鼎年 45	· 风情录 · 陕北小调的幽默情趣	古 风 42
· 杂谈随感 · 60年的杂感	王德后 8	· 婚姻家庭 · 无语的爱情	邓 皓 34
60年前的路	石 英 13	· 幽默小品 · 地球村画像	唐纳拉·麦道斯 20
不动道人心	林清玄 17	一个问题究竟有几种答案	
流泪是因为真诚	童道明 47	亚历山大·卡伦德尔 24	
· 人 物 · 从将军到平民	科林·鲍威尔 32	图画文字趣谈	周有光 35
萧三与《国际歌》	维 佳 46	· 生活之友 · 安全十二条	雁 寒 12
· 社会之窗 · 1997, 香港怎么样	董会峰 4	拥有一个家庭药箱	战嘉怡 38
历史, 岂能游戏	吕国英 28	· 书 摘 · 挑战自卑	阿德勤 44
· 在 国 外 · 柏林的街灯	吕 怡 23	· 点 滴 · 名人轶事(7) 鲁迅的书帐(9)	
· 青年一代 · 关于风流一代的调查报告	王 海 36	可怜(15) 漫画与幽默(26、27)	
· 历史一页 ·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		天南地北(31) 报刊拾零(43)	
风雨历程	吴妙发 40	· 编读往来 ·	48
· 人 世 间 · 传递生命热能的列车	陈国忠 10	· 封 面 · 迎春	
紫陌红尘	卞毓云 25		



甘肃省
一级名牌期刊

主 编: 陈绍泉(兼) 编 辑: 《读者》杂志社 出 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 涛
常 副 主 编: 胡亚权 兰 州 第 一 新 村 123 号(730030)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刘英坤
副 主 编: 彭长城 电 话: (0931)8430169 发 行: 兰州市邮局 美术编辑: 任 伟

广告经营许可证: 甘工商广字 01—011 号 广告部 8466321—5416 读者服务部 8466321—5414

1/97(总 186 期)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 由本刊负责调换。

信 童 传 情



●〔美〕欧·亨利 ○陈华 何晓曦 译

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时刻，公园里少有纷至沓来的游客。看来端坐在公园小径边长椅上的年轻姑娘只是凭一时冲动，跑来坐一会儿，赶在前头领略一下早春的景色。

她一动也不动靠在椅子上，在沉思着。脸上流露的一丝忧郁神情想来还只是前不久才产生的，因为她面颊上那年轻而娟秀的轮廓并无变化，她那线条分明的拱状嘴唇，也未曾有丝毫的减损。

一个身材颀长的小伙子沿着她座位旁边的小径大步穿过公园走过来，后面紧随着一个扛着一只衣箱的男孩。他一眼瞥见那个姑娘，脸一下子变红了，再由红变成苍白。他一路走过来，一边紧盯着她的面庞，脸上泛出既焦虑又渴望的神情。他从离她只有几码远的地方走过去，但是看不出她注意到了他的出现和存在。

他往前走了大约45米，猛地止步，在一边的长凳坐下；那男孩放下衣箱，用一双机灵而不解的眼睛看着他。小伙子掏出手帕擦了擦眉毛。手帕很好看，眉毛也很好看，小伙子本人更是很好看。他对孩子说：

“你给我送个信儿给那条长凳上的小姐，告诉她我这是在去火车站的途中，即将到旧金山参加赴阿拉斯加驼鹿猎捕队。告诉她既然她吩咐我不准同她说话也不准写信给她，我只好用这种办法作最后一次请求，看她能不能明断事理，为的是我同她已经有了那么深的关系。告诉她谴责、抛弃一个不该这样对待的人，既不说明理由，又不容人家分辩，这同我原来认为的她的个性不相吻合。告诉她我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她的禁令，只是希望她仍能用明断来解决问题。去吧，就这般告诉她。”

小伙子说着往小家伙手里搁了半块钱。那小家伙长有一张聪颖的脸庞，但沾满了泥垢。他以他那明亮而机警的眼睛看了小伙子一会儿，然后撒开腿跑去了。他走近那姑娘时，神情有点疑惑不定但并不局促不安；只是碰了碰压在脑勺上的那顶骑自行车时戴的旧方格呢帽的帽边。小姐不冷不热，静静地瞧着他。

“小姐，”他说，“那边椅子上的先生打发我来给您唱一段，舞一段。您要是不认识那家伙，那就是他在轻狂调戏，您只要说一句话，只消三分钟我就把警察叫来。要是您真格儿的认识他，那他就是诚实的，那么他要我来对您讲那么多的空话是事出有因的了。”

姑娘流露出了一点点兴趣。

“唱歌跳舞！”她说话时声音甜美而又不慌不忙，像是用一层朦朦胧胧、触摸不着的讥讽之绢把话语给裹起来似的。“一个倒很新鲜的主意——我看来一段抒情的。我——以前认识那个打发你上这儿来的先生，我看就没什么必要去叫警察了。你就唱哇跳哇好啦。不过唱得别太响，现在玩杂耍演出还嫌早了点，咱们会招引人家注意的。”

“噢！”小家伙说话时，浑身都随之耸动起来，“您知道我的意思，小姐。不是演节目，而是一通空话。他让我告诉您，他已经把他的衣领衣袖都装进旅行袋，准备溜烟跑到旧金山去。然后他要去克朗克达打雪鹑。他说您吩咐他不要送粉红色的书信，也不许他在花园大门口转悠，所以他想出这招儿来，让您了解了解。他说您把他像一个‘曾经好过’的人那般给扔开了，还不让他有机会对您这么做表示反对意见。说您打击过他，也不道出个究竟来。”

此刻年轻小姐的眸子里复苏起来的那么点兴趣未见减少，兴许这是由这位打雪鹑人的创造性

等待着的灵魂

我独自躺在湖畔的树林中，
我和岸上的古松友好地生活在一起，

和所有的山梨树心心相印。
我孤零零地躺着等待，
没有人从我这里走过。

巨大的花朵从高高的枝上向我投下目光，

苦涩的蔓爬入我的怀抱，
我只有一个名字奉献给一切，

那就是爱。

诗二首

●〔芬兰〕爱迪斯·瑟德格兰

○李笠译



在大森林里

我在大森林里迷失了方向，
长时间寻找我小时候听过的童话。

我在高山上迷失了方向，
长时间寻找我青年时建造的梦的宫殿。

我在我爱人的花园中迷失了方向，

那里，坐着一个我的憧憬跟随着欢快的杜鹃。 □

（彭建军摘自《环球文萃》）

或者是勇气所引起的。就这样她原来明确反对用任何普通方式进行接触的禁令被打破了。于是她眼盯着公园里那一座郁郁寡欢地立在那里的塑像，对送信的使者说道：

“告诉那位先生，我用不着向他重复表述我的理想，这些他过去知道现在也很清楚。碰到这桩事，我们最高理想是绝对的忠贞和实事求是。告诉他我像一个常人那样理解我的心情，既知道它软弱的一面，也知道它渴求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听他的辩解，不管是什么辩解。我不会凭道听途说或是可疑的证据去谴责他，因此我并没有太难为他。不过，既然他执意要听听他已经十分明了的事由，那么你可以转告他。

“告诉他那天晚上我从后面进了那温室，想为我母亲折一支玫瑰。告诉我我看见他同阿什伯顿小姐在粉红色的夹竹桃下面。那场面怪好看的。不过，两人合在一处的姿势够动人够显眼的了，不需要加以任何解释。我离开了温室，同时也离开了我的玫瑰和我的理想。现在你就把这段歌舞带回给你的歌舞编制人。”

“有个字眼叫我不不好意思，小姐。合在——合在——请把 this 个字眼给我讲明白，好吗？”

“合在一处——或者你可以称它为‘亲近’——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说是保持一个同另一个人挨得特别近的理想姿势。”

这时小家伙跑了，脚下的沙砾飞迸开来，一转眼他站在另一张椅旁边。小伙子急切地用眼光询问着他。作为一个翻译，小家伙眼睛里的热情是冷静客观的。

“那小姐说，她懂得，当一个家伙胡编乱扯一通，想补补漏洞，她可不往心里去，所以她对这些顺耳话压根儿不听。她亲眼见你在那个温室里搂着另一个妞儿。她是打一个边门走进去的，想要摘玫瑰花，却见你紧搂着那个老姑娘。她说当时看着才逗人呐，啊哟哟，不过让她恶心。她说你快点溜走去赶火车吧。”

小伙子轻声打了个口哨，眼睛一忽闪，猛然来了主意。他的手飞快地插进口袋里，掏出一扎信来，选出一封递给那个小家伙，随后又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

“把这封信给那位小姐，”他说，“请她看一看。对她说这封信能说明在温室时的情况。对她说哪怕她对自己理想中的信念掺进一点点的信任，也许就会避免掉很厉害的心痛病。对她说她视为珍宝的忠贞之情一丝儿也没

动摇，我在等候回话。”

信童站在小姐面前。

“先生说没来由叫他受那么多的窝囊话。他说他不是虚情假意的人。小姐，您看看这封信。我拿得定他是个清白的好汉子，错不了。”

年轻的小姐有点将信将疑地打开信，看起来。

亲爱的阿诺尔特先生：

感谢您。上星期五晚上我女儿参加在温室中举行的沃尔德伦太太的宴会时，心脏病发作，由于您最仁慈及时的帮助，她得救了。在她即将摔倒的时候，要不是您在附近扶住她并给予恰当的照护，我们现在也许已失去她了。如您能光临并给她诊治疾病，本人将十分高兴。再致谢意。

罗伯特·阿什伯顿

姑娘将信叠好，交给了那个男孩。

“先生要讨个回话呐，”小信使说，“给什么回话？”

小姐的眼睛一下子变得湿漉漉的，但是透亮透亮的，满是笑意。

“去告诉那长凳上的人，”她高兴得笑声里都打着微颤，“说姑娘要他过来。” □

（江芸涵摘自外语教研出版社《四百万》一书）

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香港将经历一个不眠之夜。在全世界的注目下，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活动仪式，将在午夜零时达到最高潮——

那面在中国领土一角飘了156年的米字旗，将从香港总督府楼顶落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将冉冉升起，随后升起的还有五星花蕊紫荆花图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大英帝国女王委任的香港末代总督将在仪式上念完他的讲演稿，然后乘车直到皇后码头，坐上一艘游船，到机场乘飞机永远离开香港。而与此同时，香港首任特区行政长官将正式上任，成为香港史上第一位主政香港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公民；

驻港英军将在零时的深夜悄然撤出香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锐之师——中国驻港部队同时进驻……

每一位中国人，无论在何处，都会凝视这神圣的一刻。也许，用六个字可以浓缩出全部中国人的最深感受：百年耻，一日雪。

回归后的香港，将是什么样？

神圣主权还中国

正如高高升起的国旗一样，驻军是主权的象征。1997年7月1日零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担负起特区防务的使命。和“九七”前的驻港英军不同，解放军的军费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不花香港纳税人口袋里的一分钱。仅此一项，港人每年就可节省数以十亿港元计的开销。

解放军不负责特区的社会治安，治安由特区政府自行管理。

中国外交部驻港办事处大楼将在同一天正式启用。香港特区的外交权归中央政府，但相当多的对外事务将由特区政府获中央授权后处理。

1997,

香 港

怎么样

● 董会峰

香港人主政香港

从1997年7月1日开始，香港的最高长官将第一次由一位中国公民担任。

此前，英国国王先后派出了28位总督推行殖民统治。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特区行政长官由年满40周岁、在香港连续住满20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将在1996年底或1997年初“出炉”。他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400人规模的推选委员会在当地以协商方式或协商后提名选举产生。经中央人民政府确认后，他即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候任特区行政长官。

“九七”后特区将重组立法会、区议会、市政局三级政制架构。

特区成立伊始，一个具过渡性质的临时立法会将履行职责，制订一些急需的法律。大约一年之后，60人的第一届立法会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 贾国荣 摄

通过选举产生。

特区将设立终审法院。此举在中国史无前例。而这恰是“港人治港”的重要体现之一。

“九七”前香港的终审权在伦敦。港英立法局在通过每一个法律前，须知会伦敦。如果上诉人不服香港最高法院上诉庭的判决，可上诉到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

成立于70年代的香港廉政公署，“九七”后仍独立工作，直接对行政长官负责。同时设立的还有审计署，性质相同。

总体来说，特区的政治架构遵循这样的精神：以行政为主导，行政、立法相制衡。司法独立。

殖民色彩淡出香港

英女王头像将不会在特区发行的钞票、邮票上出现。“九七”前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各种徽号、徽章将在特区内消失。

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上，中国将不再被称为邻国；“中华民国”一词会被“台湾地区”替

代。

普通话将大行其道，和粤语、英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在法庭上，中文和英文并驾齐驱。

不变的香港

“到 1997 年 7 月 1 日，你们一觉醒来，将会发现窗外飘着五星红旗和你们的紫荆花区旗，但除此之外，香港还是原来的香港。中环的写字楼还是熙熙攘攘，百货大楼还是顾客盈门，联交所的电脑还是那么紧张地运作着，国际机场的飞机还是穿梭般地起降，晚上尖沙咀的霓虹灯依然是五光十色，每到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六下午，还是万人空巷，人们都拥向跑马地或沙田的马场，每逢星期天上午，教堂的钟声依然响彻云霄，黄大仙的香火愈烧愈旺……政府的公务员，除了几个主要官员要由行政长官提名、中央政府任命外，其他的公务员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后都将照常上班……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你们大可放心，没有必要硬着头皮去啃那方块字，也没有必要从头开始去熟悉另一套法律和税制。也许到了晚上，你们在兰桂坊将会看到更多蓝眼睛、黄头发的人……”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曾向香港客人说过的这段话，不啻是对“九七”香港的精彩描绘。

“九七”后香港随便去？

基本法明确规定，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其中进入特区定居的人数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征求特区政府的意见后确定。

中央不向特区派出党委书记。中央所属各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在香港设立机构，须征得特区政府同意并报中央政府批准。部长、省长去香港，也要办理手续——当然，再也用不着去英国驻华使领馆办理赴港签

证了。

理由很简单。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九七”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而基本法是全国性的法律，不仅港人要遵守，12 亿内地人也得遵守。

资本主义制度 50 年不变

“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对于“一国两制”，港人喜欢用这 9 个字来形容。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它还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

“九七”后，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至少 50 年不变；内协调、外适应的自由经济制度不变；600 多条法律和 1000 多条附属例法除少数抵触基本法需作修改外，基本不变。

不实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特区政府自己决定。

对于港人来说，“九七”来了没有什么不方便，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跟以前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曾有人问现代新加坡之父李光耀：“1997 之后香港人会遭遇什么？”李光耀回答：“1998。”

港币为唯一法定货币

香港人爱旅游。“九七”后外出旅游一样方便。

每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领取一本防伪技术一流的特区护照。持此护照到世界各国公干或旅游，将受中国领事馆保护。

港人手中持有的“英国属土公民护照”、“英国公民(海外)护照”、CI、DI、海员证等在“九七”后可作为旅行证件继续使用，香港同胞回内地会比现在更加方便。

在投资方面，港商在内地的投资“九七”后仍视同外资，享受各种优惠政策。

特区与内地的贸易继续按国际惯例进行。

香港将保持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港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继续流通。中国人民银行不在特区设立分支机构。中央银行在必要时对香港金融稳定提供支持。

中央不向特区征收一分钱的税，特区为单独的关税地区。

香港现在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九七”后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继续留在这个组织内。

又一个黄金时代

面积只有 1000 平方公里多一点的香港，能量却大得惊人。

平均不到两个港人就拥有一条电话线。630 多万人口，持有“大哥大”者超过 70 万。

1995 年集装箱吞吐量达 1260 万箱，连续第四年蝉联世界霸主称号。

香港现是全球第三大银行中心、第四大黄金市场、第五大外汇市场、第七大股票市场以及国际著名的金融、贸易、旅游、航运、信息中心。

手表、玩具、成衣出口居全球首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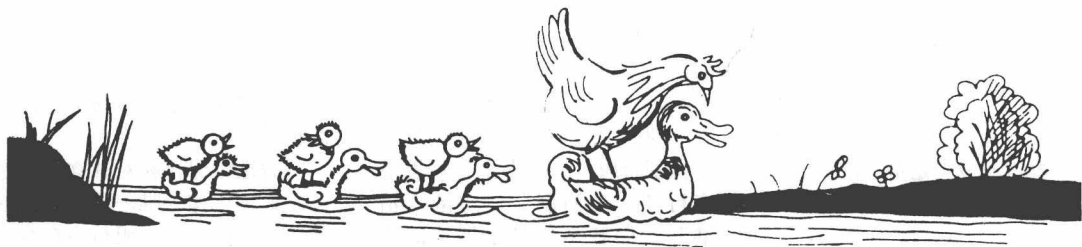
全香港约有两万多辆奔驰轿车，市场占有率比原产地德国还要高……

那么，“九七”后香港经济会咋样？

权威人士预测，回归后的香港经济会更繁荣。经济学家一般都认同，香港经济在未来较长的时间里，将保持 5% 左右的中速年增长率。

目前，服务业在香港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高过八成。未来香港经济如何取向关系重大。一种广为香港经济界人士认同的观点是：应进一步巩固香港的亚太服务业中心的地位，同时在港适当发展一些高科技企业，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和地位。□

(万 阳摘自《视点》1996 年第 7 期)



浮冰上的魔术（外二则）

●〔德〕格哈德·霍尔兹—褒梅特

○黄鹤飞 译

严冬的运河上漂浮着大大小小的冰块。在这没有月色，没有星光的夜空里，人们的眼睛只能吃力地察觉到漆黑的水面上斑斑点点的微明。不过，人们却能清晰地听到冰块相互撞击时发出的吱嘎声。

我和朋友在静静的运河边散着步，侵入肌骨的寒风吹得我们俩哆哆嗦嗦。我们边聊天边不自觉地双手一个劲地伸向大衣袖筒里。在一片冰块上，我无意间发现了两个圆圆墩墩的小黑点，定眼细瞅，才知道是两只蹲在那儿打盹儿的水鸟。

我的眼睛习惯了这近似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依稀能辨出那个灰色的小点是只海鸥，而黑色的小点则是一只骨顶鸭，因为它的额上有块微微的亮斑。

突然，一个滑稽的念头跃入我的脑海，我可以给身旁这位从城里来、从没见过冬夜的浮冰、分不清海鸥和骨顶鸭的朋友玩一个小小的把戏。

“我要是一拍巴掌，”我说，“冰块上那两只鸟，你看到了吗？一个准会飞起来，一个肯定会跳下水。”

他不信。

我拍了下巴掌，果然如此，那只海鸥惊恐地忽闪着翅膀飞开来，而那只骨顶鸭一出溜，滑进了水里。

“真想不到，还有这种事！你怎么知道的？”

我没有把秘密告诉他，只是

逗乐地说：“我给这两只鸟施了魔力，一个叫它飞，一个叫它下水。”

其实，朋友要是知道，海鸥会飞，而骨顶鸭只会游泳，就一定会识破我这个不算把戏的把戏，所谓的奥秘也就不解自知了。

现实生活中，一些被证实了的预言，常常令人惊叹不已，人们觉得它神奇莫测，迷离费解。为了寻找一个容易而便通的答案，人们就简单地将它归结为上天的造化、魔力的神功。事实上，人们这时需要的只不过是事物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而已。

核桃树上的枯枝

我这人十分爱好种树，在我所种的树中，最令我疼爱的是院子里篱笆边的那棵核桃树。每年秋天，我都用从田里收集来的麦秸把它的树干紧紧地裹起来；进入严冬，我也时常不厌其烦地跑去查看，生怕它冻出了裂纹。

这棵树长得很好，年年冬天它都能安然地度过，只是待到春寒料峭时，再去看它，会伤心地发现几根细小的嫩枝在一夜之间变得乌黑了。不过，即便是变黑了的树枝经过几场春雨后，也能冒出给人以希望的新芽来。

今年的倒春寒姗姗来迟，摧毁了核桃树上的幼芽，好久它都赤裸裸地站在披上了绿装的伙伴们中间。难道这棵来自南方的新居民真的经受不住北国的严寒？正当我无尽地担忧着，它却不知不觉地发了

芽，长出了油亮的叶子。

只有一根树枝颜色灰暗，光秃秃的，像一只干枯的手指从密密匝匝的绿叶中伸向天空。我盼望着它也能渐渐变绿，经常用园丁必备的品质——耐心来鼓舞自己。的确，多少次在我准备放弃一丛枯萎的灌木或一束败花的时候，它们却出乎意料地又生机勃勃地长出了葱郁的嫩枝；多少次当我无可奈何地将冻坏的灌木连根拔起时，却惊奇地发现它们的根须柔柔地弯着，滋润欲滴。每当这时，我都后悔自己行动得过早。

这次，我极有耐心地等待了，却始终不见它有丝毫的动静。于是，我找出了剪刀，准备咔嚓两下剪掉这根有碍观瞻的枯枝。正当此刻，家里人唤我进屋一下，待我再握着剪刀出来时，一只伯劳鸟占据了枝头，脑袋还警觉地左右摇晃着。我还是头一回这么近地观看伯劳鸟。它的羽毛丰满滑润，眼睛边的花纹色彩缤纷、明艳迷人。不忍心将它惊走，剪枝的事也就只好作罢。第二天，一群燕子飞落在枯枝上，叽叽喳喳地叫得欢，其中的几只还时不时一本正经地冲着我叫上几声。几天之后，一只金丝雀停在了上面，美滋滋地唱起了悠扬婉转的小调。它一直在我的花园里漫游，然而，无论是在草丛中，还是在密叶里，我都寻不到它的踪影，唯有当它立在那棵枯枝上时，我才能一睹它那悠然自

得的风姿。

我终于放下了剪刀，人们没有必要将每根枯枝都剪下来烧掉，即便是没有生机、没有绿意的枯枝也同样能给人们带来丰收般的喜悦：伯劳鸟、燕子、金丝雀。谁又能知道，还有些什么美丽的鸟儿会飞到上面歇息，唱它们委婉动听的歌儿呢？

我的燕子

黄昏，一只燕子袅袅地飞落在花园里的核桃树上，冲着我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夏季，这儿常能看到燕子，它们大多三五成群地落在屋外的电线上，七嘴八舌地相互交谈。像这只孤燕对着我叫个没完的，却还是头一回遇上。

燕子立在枝头，胸前的羽毛在夕阳下粲然地闪亮，煞是迷人，我不禁赞叹道：“真是一只美丽的燕子，欢迎你的光临！”

燕子如此这般地在我的花园里逗留了好几天，最终飞走了。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她离去的原因。她静悄悄地在我的工棚里安了个家，褐色的小巢已经初具规模，稳稳地架在屋檐下，像只温暖的小手托在空中，玲珑可爱。这里的确是个安家的好地方，遮风避雨，而且无人打扰。工棚的大门平时都开着，只是入夜或者下雨，我才把门锁上。可怜的燕子，有家不能归，只得焦虑地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期盼着工棚的主人让她回家。然而，粗心大意的我却只将燕子三番五次的恳求当作了儿戏。

燕子终于失望了，决定舍弃自己辛勤筑起来的小家，飞向它方，去寻找一处向她永远敞开着门的地方，去寻找一位真心实意欢迎她的主人。她不需要一个像我这样只会赞美欣赏她，而不懂得留意，不懂得关怀她的人。

成群的燕子依旧落在屋外的电线上，热闹地交谈着，而我的燕子却永远不在其中了。 □

名人



轶事

我是这样开始写作的

○ 启 中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他如何开始写作时，曾这样说：

有一天晚上（当时我在学院学习），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读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说集。回到我住的公寓，我开始读《变形记》。读了第一行，差点没使我从床上掉下来。我异常惊讶。书上写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做了一个令人惊扰不安的噩梦后醒来，他发现自己在被窝里变成了一只可怕的大甲虫……”读了这一行，我就想：

“难道可以这样写吗？”如果我早点知道可以这样写的话，我早就干写作这一行了。因此，在读了卡夫卡的作品后，我立即开始写小说了。

（林子摘自《译林》1996年第4期）

反客为主

一个傍晚，德国著名胚胎学家卡尔·贝尔前往病休在家的潘德尔家中探望。

两位学者一见面就热烈地讨论起学术上的问题来，一直谈到深夜都毫无倦意。这时，潘德尔夫人送上两份点心，并且用非常巧妙的方式有礼貌地向客人暗示，时间太晚了，该告辞了。谈兴正浓的贝尔领会了女主人的暗示，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摊开双手，遗

憾地对潘德尔说：“真对不起！不想一下子谈得这么晚了。哦，你身体不好，不要紧，我送你回家吧，欢迎下次再来聊聊。”

主人和主妇听后，一时愕然，继而哈哈大笑。卡尔·贝尔愣了愣，等弄明白自己是客人时，也哈哈大笑起来。

（彭淑芬摘）

成功的第一步

美国作家辛克莱在耶鲁大学念大四的时候，他对名教授美赛·丁格说：“我这一生最想做的工作是写作。”

教授对他说：“那你会饿肚子啊。”

辛克莱说：“只要我能写作，我不管肚子饿不饿。”

丁格教授说：“哦，那你会成功。”

（谏言摘）

例外

爱因斯坦拒绝著名作家的来访或坐着由有成就的画家为他画像，但是有一次别人的请求由于迫切的个人原因使他改变了态度。一位画家请求为他画像，得到回答是：“不，不，不，我没有时间。”

“但是我需要靠这幅画所得的钱啊！”画家坦率地说。

“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爱因斯坦回答说，“我当然可以坐下来让你画。” □

（叶海山摘）

鲁迅逝世 60 年了，到今天 10 月 19 日。

鲁迅有墓，在上海。当初在万国公墓，1956 年 10 月 14 日迁于虹口公园。现在也改名为鲁迅公园了。

然而，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这 60 年，鲁迅没有“真真死掉”。亲近他的，信服他的，爱戴他的，利用他的，攻击他的，冷落他的，敬而远之的，谬托知己的，舐皮论骨的，和他生前一样。自然，一定有变化，不过迄今只是数量的增减而已。

这不是好事情：人们纪念鲁迅，却忘记了他的遗嘱。或者根本不知道。比如：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全部遗嘱，不过七条。想得到，说得出，鲁迅的平凡在此，鲁迅的卓异也在此。



60 年的

杂

感

● 王得后

这样朴素、实实在在地总结一生的自白，几十年为人们所不取，为研究者所讳言，只因为鲁迅说了“于自己保存之外”！

奇怪的是，人们却又铺天盖地大书特书“学习鲁迅的‘壕堑战’”、“学习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云云。

什么是“壕堑战”呢？鲁迅说：“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不必要的罢。”这不就是“于自己保存之外”开他几枪

么？

60 年了，60 年时间的流逝洗涤旧迹。泪揩了，血清了，后死者有时忘乎所以，想入非非，以为当时颇宽容。竟不记得鲁迅的“钻网”的法子，“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因而还留下了骨头。乃至鲁迅用了那么多笔名也不以为意了。

的确，鲁迅是倡导“生命第一”的，他不忍用牺牲，也不劝别人去做牺牲。他说：“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

于是又有人嘻皮笑脸，挖苦鲁迅住“且介亭”，是“聪明人”了。可鲁迅不但说“恐怕也会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而且真的对付过一群流氓，几支手枪，政府的通缉，在那“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的时代。我们怎么样呢？

二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根柢在人”，有什么错？

“在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有什么错？

“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有什么错？

鲁迅逝世前 10 年，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还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随即又补充：“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

过了 60 年，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生平展览，在他的遗像下面才展出他的这一段自白：“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

这是 1934 年 5 月 22 日写给《集外集》编者——1976 年成立鲁迅研究室经毛主席圈定出任八顾问之一的杨霁云先生的信里的话。这段话之前有“平生所做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之后还有“倘再与叭儿较，则心力更多白费，故《围剿十年》或当于暇日作之。”

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又有什么错？

错还是错的。错就错在这些话都是鲁迅前期说的。谁叫他有个前期后期？谁叫他前期世界观错了？前期说的都错；后期说的都对，世界观一错百错；世界观对头全对。

谢谢。你看，1934年，谁都划在“后期”吧？鲁迅依然说：“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怎么样？而且，请拿儒、道、佛，还有独成一家的庄子他们的主张来比较比较吧：关于人活着做什么？怎样活着？为什么活着？谁的思想更符合人情？更具有理性？更像人样？

三

鲁迅不是讲“斗争”吗？他就是“斗争哲学”！

鲁迅还主张打落水狗；他文章的题目就公然写着：“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是万恶的激进主义！

鲁迅临死前竟表示：“我的怨敌可谓多点，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多么可怕的至死不悟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爱护鲁迅形象的人们，喜欢为鲁迅“辩诬”，常常为鲁迅“辩诬”。“斗争”不兴了，“激进主义”不好了。“宽恕”才是美德呀，于是又来辩诬，那方法不是说明事物的本身，主张的理由，而是寻找别一事物，别一主张，别一方面，“横眉冷对千夫指”是片面的，他还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呀！于是鲁迅总像个“十全老人”。

其实，鲁迅自己说得很清

楚：“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要指责鲁迅所主张的“斗争”不对，就必须直接回答鲁迅的这一提问。

在我们中国，这样的答案是早有了的：“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不过鲁迅以为这是“理想奴才”。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平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地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鲁迅又这样说。

四

鲁迅逝世60年了，到今年的10月19日。

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说法，这是他的冥寿。也就是他仍然活着，不是在人间，而是在非人间，而且他已经“耳顺”了。那么，捧的，骂的，嘻皮笑脸的，什么意见他都能听得了。

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纪年，恰恰一个花甲。新一轮甲子接着就开始了。

这是真的。还是鲁迅自己说得实在：“其实我也不必多说了，我所要说，都在几十本著作里了。”

只要鲁迅的书在，而且有人读，比什么纪念都好。鲁迅早说过他“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山子摘自《光明日报》

1996年10月16日）

鲁迅的书帐

● 余斌

鲁迅有一习惯，每购一书，不仅在那一日记下书名，而且也记下书价，而且巨细无遗，毫厘不爽。比如《仇十洲麻姑仙图》，每枚价仅八分，也都一一记录在案。1913年5月买的一册《观无量寿佛经图赞》所记价为0.312元，更是精确到厘了（可知那时买书的讲价是极细的，但不知几厘几厘是如何找法）。

每年岁末，鲁迅照例要算一回总帐，将所置书籍、图册、拓片等按购置的时间顺序一一列出，月为单位是小结，最后算清一年共花费几何，此外又还常算出平均每月花去多少。

鲁迅自奉甚俭，衣的朴素随便是不用说了，吃住行也都很简单，唯在买书上手脚是大的。平均下来，每年所费在500元以上。到上海以后，也许是生活安定下来，做长久计了，书买得尤多。一年常在800元以上，最多的1930年，总共花去2404元，平均每月约200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几个月的薪水。而到去世为止的20多年间，鲁迅的书帐加起来将近1.3万元，买下三处北京八道湾那样大的宅子也够了。鲁迅的收入不能算少，然要买这么多的书，总也感到吃力了。1912年书帐的后面有一段附记：“审自5月至年末，凡8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

（晓月摘自《大地》

1996年第10期）

生命开始传递

李成一曾经是条很结实的汉子。1990年元月9日，厄运突然降临到年仅38岁的他身上。

这天，医生发现他患的是慢性肾炎且已到了晚期。这种病与癌症一样令人恐怖。住了半年医院，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出院时，实际上是被判了“死缓”。正值英年的李成一已经完全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妻子吴文看到一份登有天津中医院专治肾病消息的报纸，称该院副院长张大宁教授是“肾病的克星”。吴文像找到了救星一样，马上搀着丈夫，于1990年11月1日登上了刚刚开通的由长沙开往天津的154次列车。

躺在北上的列车上，李成一怀里揣着一瓶安眠药——倘若此行没有结果，他便用这瓶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实在不忍心再拖累体弱多病的爱妻了。

车开后，吴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餐车上试探性地问乘务员，能不能提供一点低盐食品。“行！没问题！”正在餐车部值班的两位乘务员满口答应了。没多久，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和专门熬制的稀饭就送到了李成一的手中。喝着热稀饭，李成一夫妇的眼眶潮湿了。

这时，列车长程士杰闻讯赶来。他一边安排工作人员为李成一增加一条毛毯防止感冒，一边仔细地询问他们此行的困难。程士杰看到李成一气色很差，情绪十分低落，又了解到他们在天津举目无亲、处境艰难，当即对李成一说：“放心吧，咱们遇上你了，你在天津就算有亲人了！”

到了天津，程列车长扶着李成一出站，为他们安排好一切之后，让李成一夫妇明天早上等他来，一起去医院看病。第二天早上，程士杰用自行车推着李成一，他那5岁的孩子跟在后面跑，就这样到了医院。不巧，张



长沙火车站，短暂的交接仪式。

(陈国忠 摄)

传递生命热能的

● 陈国忠

列车

“让我帮帮你吧。”这句话说起来也许很轻松，而要将此重若千金的承诺付诸实践却非易事。

“好好活着是对老程最好的报答。”李成一说，“养好这病，好好工作，把爱也传递给别人。”

大宁教授不在，值班医生对李成一的病并无把握。李成一一下子又绝望了。他幽幽地说：“唉，这样活着真累，还拖累别人，真不如……”程士杰急了，他紧紧盯着李成一的眼睛，严厉地说：

“你不能光往一头想，真没了你，你妻子怎么活？孩子怎么活？你要多为他们想想！”

面对程士杰的真诚，李成一这时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患难见真情”。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都能这么关心自己的生命，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活下去呢？李成一紧紧握住程士杰的手，哽咽着说：“列车长，我听你的！”

张教授终于找到了！张教授告诉李成一，他的病有治，可以依赖药物延续下去。但是，每隔45天必须看到他的化验结果，才能开出新的处方。听到这话，李成一的心一下子又凉了。长期住在天津绝对不可能；每45天从长沙至天津往返一个来回，对他们来说更是难如登天。站在一旁的程士杰，略加思索，果断地说：“我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每隔45天他把化验结果从长沙带回天津，然后再把张教授开的药给李成一捎过去。

谁知道，程士杰这么轻轻一许诺，就干了整整6年！还有这6年之后尚不知尽头的奔波辛劳！

于是，从这天开始，天津到长沙1500公里的铁路线上，架起了一座无形的生命桥梁。长沙火车站成了吴文和程士杰的“联络站”。每隔一个月，吴文就到长沙火车站等候153次列车，把化验单和钱交给程士杰。程士杰回天津后又把化验单交给张教授，然后将重20公斤左右的灌肠水和处方在下次南下时再交给在长沙站台上等候的吴文。

程士杰每次出车前，都提前打电话告知吴文接车时间。6年来，程为此付的长途电话费已是

一笔不小的数目。

程家住在天津王串场，往返一次中医院就是十几公里；有时赶上张教授不在，他跑的就不止一趟，在家休息的几天都搭在里头了。6年间，程士杰取药走的路，足抵得上从天津到长沙一个来回。

一次带20公斤重的药，6年来，程士杰给李成一带的药重量超过了一吨。

列车长默默地为长沙一个陌生病人送药的事情悄悄地传开了，津广车队的3组、7组的乘务员以及后来的整个津广组都逐渐加盟到这条“生命通道”上来。有时，程士杰分不开身，同组的几位同志就去找张大宁教授，给李成一开药；153次列车遇上晚点，不能准时到达长沙，其他列车的同志就主动从吴文手中接过化验单带到天津交给程士杰。

程士杰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长沙人民。李成一夫妇所在的单位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电子工业学校对李成一特别照顾，每月除发百分之百的工资外，医药费实报实销……

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延续李成一生命的热能就这么在程士杰手中、在津广线上、在好心的长沙人民手上悄然传递着……

好好活着是对老程最好的报答

“我真要好好活着，要不然，太辜负程列车长的一片好心了。”李成一对妻子说。随即，李成一扔掉了那瓶在怀中揣了很久的安眠药。

心情一好，病就似乎轻了许多。“哎，今天天气真好，抓紧时间锻炼！”李成一不停地给自己鼓劲。

别看是休病调养，李成一却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锻炼、看书、听音乐……他说，时间一紧凑，病也不成其为“病”了，倒像是享受。

当他从吴文手中虔诚地捧过

老程千里迢迢捎来的药时，禁不住热泪盈眶。这药是老程的心血和汗水呀。他哽咽着对吴文说：

“老程对咱实在太实心了，可他不肯到咱家来坐一坐，喝喝茶，抽抽烟，我们欠他太多了，将来拿什么去报答他呢？”

1990年12月，夫妻俩一合计，由吴文作代表，带上特意老程买的湖南特产，专程赶往天津答谢程士杰。

吴文的答谢是真心诚意的，也是执著的，可她碰上的却是更为执著的程士杰。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互相帮衬帮衬本就是应该的。再说，人命关天的事儿，摊上谁，谁都不会袖手旁观。而且，这是我手边儿的事，方便得很，还感谢什么？”程士杰的大嗓门不容你不接受。

“可是，您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们不报答，说什么也过意不去，这个礼您非得收！难道还让我拎回长沙去？”

“快别提什么‘付出’，我这‘付出’呀远不比我收获的多。人哪，就需要做出奉献。你看，我们这个包乘组自从遇上了李成一，已经形成了助人为乐的好风气，得到铁道部好几次表扬哩，大家可高兴啦！这一切，还得感谢老李，是他，给我们创造了这些机会，让我们获得了荣誉。你看看我们这儿的姑娘、小伙子的劲头有多高，就知道老李的功劳有多大，我该怎么报答老李呢？”

结果是，吴文磨破了嘴皮，礼还是没有送出去。

吴文回到家后，讲了天津的情况。李成一听了之后是长久的沉默。

李成一笑着拉过了妻子的手：“行，你这趟没白跑！你是带回了老程的心愿呀！你想想，老程长年累月地为我辛苦奔忙，还不是希望我能够好好活着，把病养好再去工作，那样，老程就

用不着为我们操心了，这不是我们对老程最好的报答么？”

吴文顿时豁然开朗，她握着丈夫的手使劲点头：“对，对！好好活着，好好养病……”

救助是有限的，内力却是无穷的……

1992年，吴文发现，丈夫的脸色红润了，精神开朗了，情绪也稳定了，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吴文知道，这一切变化都是源于天津的那位好心人程士杰给予的精神力量。

然而，正当李成一夫妇满怀希望向理想的彼岸奋力拼搏时，不幸又一次降临到他们身上。

1993年7月，李成一突发严重溶血性贫血症，生命危在旦夕，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

眼看着丈夫的生命在一点一点消逝，吴文心急如焚。百般焦急之中，吴文在护理丈夫时不慎摔倒，经诊断，胸椎摔成骨折，有高位瘫痪的危险。

李成一的心再一次被击碎了。夫妻双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悲从中来。

此时此刻，除了眼泪，这对饱经磨难的夫妻还能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压抑了几年的辛酸和委屈呢？

“这样活着真是生不如死。拖累老程，拖累单位，这种滋味实在不好受！”“咱俩的病怕是一没什么希望了，早死了也可以少受些痛苦。”

夫妻俩抱着哭成一团，两个绝望的人有了一个共同的主意：双双结束生命，不再给社会增添负担。

两人商定之后，唯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是儿子正上初中；另一件就是再过几天，老程又要捎药来了。那时候，吴文再也不能站在长沙车站亲切地叫他一声“大哥”，世界上也再不会有一个李成一令程士杰长年累月地为

据说有一本给孩子们看的图文并茂的洋书 Security(安全),把安全观念解释得十分好玩,其中有十二条云:

一、安全是有一个大拇指和一条毛巾。

二、安全是有人可以依靠。

三、安全是知道不会被老师叫起来背书。

四、安全是知道自己还可以做几年小孩子。

五、安全是自己有一个家。

六、安全是有一个大哥哥。

七、安全是知道隔离的大狗跳不出来。

八、安全是在水池中脚可踩底。

九、安全是自己有一帮伙伴。

十、安全是度假后有家可归。

十一、安全是冰箱里还藏着糖果。

十二、安全是放学回家时听见妈妈在厨房。

这当然是地道的娃娃家的安全观安全感,与我们大人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成人有无此类奇思妙想呢?让我们看看早已当了妈妈的台湾女作家丹扉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所拟的,堪与媲美的十二条:

安 全

十二 条

● 雁 寒



一、安全是“当家汉”每月定时定量(可多不可少)把薪饷袋交来。

二、安全是被邀打牌,荷包里有足够可输之钱。

三、安全是和朋友上馆子,

他点贵菜你也有付得起帐的准备。

四、安全是冰箱内满贮菜馐时,不会突然长时停电。

五、安全是在朋友家里,存放了一份备用钥匙。

六、安全是“猫们”(丹的千金们——引者注)在外面,绝不独自上厕所。

七、安全是“小猫”不在你眼前,你却时时听得见她的声音。

八、安全是教学生英语时,没有洋人来参观。

九、安全是你不想吃那碗饭,上司却非要你吃不可。

十、安全是你受邀写稿,绝无退稿之虞。

十一、安全是影院客满而划票有重复之误时,你是先入座的观众。

十二、安全是走在斑马线上,没有司机眼花把你看成斑马。

这么说来,你我芸芸之辈,都理应各有各的“安全十二条”。您以为如何? □

(潘正勇摘自《昆明日报》)

1996年10月25日)

他牵肠挂肚了……

可是,那时程士杰该作何感想呢?难过?失望?惋惜?气愤?自己辛辛苦苦地为他取药、捎药,真心诚意地希望他好好活下去,他却自戕生命,这就是程士杰一门心思帮了两年多的李成一?

不,我李成一不是扶不起的破篱笆!

李成一擦干眼泪,坚定地对妻子说:“振作起来吧,吴文。我们不能总这么可怜兮兮地去接受别人的同情和施舍,这一切毕竟都是很有限的,最能救我们的实际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自己打垮自己,勇敢一点,那么多得了癌症的人都能坚强地活下去,我们为什么不能?!”

李成一温柔地替妻子抹去眼泪,在病榻上躺了3年,听惯了妻子的鼓励和安慰的李成一现在成了妻子的安慰。这对患难夫妻互相鼓励着:再艰难,也要坚定地活下去。

不久,吴文顽强地战胜了病魔,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李成一的病情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在这6年里,虽然李成一每隔45天就能听到有关老程的消息,收到他捎过来的药品,而他俩真正只见过两次面。第二次见面是在1995年12月,李成一夫妇被天津客运段邀到天津,参加北京铁路局表彰程士杰的大会。会后,程士杰将这次表彰大会奖给他个人的1000元统统塞进了

李成一的口袋。

虽然只有这两次见面,李成一却感到老程时时刻刻就在他身边,给他安慰,给他鼓励。李成一常常激动地想:生活上他幸运地遇上了这么多好人,相信生活也会给他一个做好人的机会,像程士杰那样无私地奉献。

李成一上初中的儿子李晟从爸爸口里听到这个天津的列车长伯伯的故事已经整整6年了。李成一多次告诫儿子:“有些人做出奉献是不讲报酬的,譬如程伯伯。你长大了也应该多帮助人,多替他人着想,就像程伯伯一样!” □

(阿涛摘自《青年心理咨询》)

1996年第11期)

60 年前的路

● 石 英



仓促行进中的选择

走吧，也许只有走这一条路；而且走得很仓促，说是“战略转移”也未尝不可，但领导者的内心最清楚为什么要这样。

在出发的队伍中，除了经过连日苦战刚从前沿撤下来的相当疲惫的战士，没有戴白手套的士官生，更没有敲着洋鼓的方队。分秒迫近的炮声就是集合号，快走，一开始就是突围！

当时或许有人问：我们去哪儿？回答只能是去革命胜利的地方。那时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赣南瑞金的红土能和数千里外的陕北延安的黄土结缘。

仓促出发是出于不得已，但仓促也有仓促的好处：时间促使人们加快成熟。第五次反“围剿”的血光，撤离途中牺牲的战友痛憾的眼神，都如晶明的镜子，照彻活着人的心；也使人迅速地做出选择：谁是希望的化身。

密集的枪炮声不容他们停下来，只能是在行进中选择。重新抉择指挥者，抉择行军的路线。但首先是指挥者，然后才有比较合理的行军路线。

处于弱勢的战斗者在无比艰难中仍力图崛起，而对手则恃强挤压不使他们有缓转之机。不是吗？当时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把奔徙中的红军扼在乌江湍流、金沙江底，而红军的领导人经过百流千转，终于登上黔北遵义的一座小楼。经过连夜争辩，黎明阳台观看日出。其中有一位出生于湖

南的 42 岁的智者，他从崎岖狭窄的山路间依稀看到了部队未来的正确走向……

迎着朝阳，中国革命又高昂起额头。

在大渡河发现正直的龙

站在大渡河畔，我有了一个最大的发现：它才是真正的神州之龙！

龙有至善，只有遇到经过血与火震荡的大智大勇者，它口吐真珠，甘愿献宝。龙亦有至恶，欲通过者稍有怯懦与迟疑，龙口或能紧闭，将任何生命窒息。

距今 140 多年前，曾使曾国藩胆寒的太平天国主帅之一、翼王石达开所率大军，折戟于大渡河安顺场渡口。设想当时石达开临刑前最后一念，或将不忘诅咒“恶龙”！

60 年前，又有一群开路者，先锋是十七八个人（他们身后是几万衣衫褴褛的工农子弟兵），他们从龙喉入又从龙喉出，能出来就被授予希望之珠。此珠后来被镶嵌在延安宝塔山上，再后来又照射到天安门城楼。

究竟是开路者的崇高使命感化了大渡河这“至善之龙”？还是勇士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精神震慑了狂涛骇浪，连恶龙也不得不俯首让路？！

60 年后的今天，仍有人在争论当时的夺路先锋是 18 个人还是 17 个人，抑或是更少的十几个。其实无须争论下去，甚至无须考虑他们的全部姓名。也许今

天已找不到当年的夺路功臣，但大渡河上的每个浪峰都是一枚勋章，这些勋章佩戴在大地母亲胸前，逝去的英雄如地下有知，心愿足矣！

龙在何处？龙在大渡河中。那光波起伏、层层迭起的浪涛，不也是龙身那闪闪发光的鳞片吗？

信念和意志的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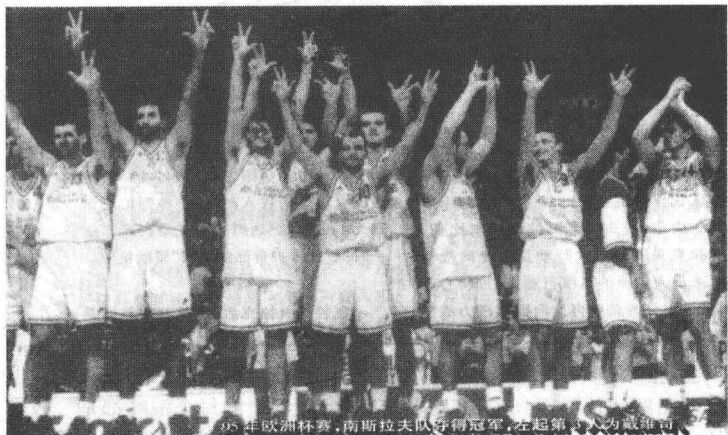
60 年前那场围追堵截，是人类信念和意志的马拉松式的较量：一方是克虏伯大炮加鸦片烟枪，一方是额头的红星映亮了北斗星光。

假如当时在铁索桥上抢渡的勇士遭到火力阻击半途迫返而未奏效，假如在涉过沼泽地时未能拒绝深陷，假如在腊子口前不敢以超人的勇力飞越天险，假如……还有多少令人暗捏一把汗的“假如”呵！

但这些“假如”在成败存亡的关头下都被顶住了，无比坚定的信念和意志战胜了无数个“假如”，民族的希望支撑着极度饥饿与疲惫的衰弱躯体，将未来的胜利种子播种在干旱的陕北黄土高原，播种在骇浪滚滚的黄河东岸，以至播种到全国……

没有绝对闯不过去的难关，但首先不是一味凭靠运气，而是足以粉碎任何险关的钢铁信念和意志。在这方面，中国工农红军无愧是万世之师。□

（郑文摘自《大地》1996 年第 10 期）



1995年欧洲杯赛，南斯拉夫队夺得冠军。左起第3人为戴维奇。

被战火撕裂的“梦之队”

● 宁 宇

受伤的喀尔巴阡山之鹰

也许，那轻微而彻痛的“喀嚓”声自指骨一直撕裂到胸腔，库科奇的心从此没法痊愈。亚特兰大的世纪赛场上，雄心勃勃的克罗地亚男子篮球队，最终被摒弃于四强之外。库科奇，这高傲的喀尔巴阡山之鹰，黯然歇下了凄凉的翅膀。他累了。

这位身高 2.11 米、体重 105 公斤的篮球超级明星，堪称巨人，却身轻如燕。他动作优雅，投篮准确，防守严密，被誉为“欧洲的乔丹”。他屡屡于危难之处显英雄本色，为芝加哥公牛队获得 NBA'95—'96 赛季总冠军并创下常规赛胜 72 场、负 10 场的历史最新纪录立下汗马功劳。NBA 赛场上，他总是左奔右突，前冲后堵，让人感觉他不仅仅是为赢球，更多的，他仿佛是在借助这样一种激烈的方式，来宣泄对战争的厌恶和思国念家的悲愁。

这次，他太需要胜利了。他需要举世瞩目的奥运赛场上的胜利，来抚慰他那还未从战火中喘过气来的同胞们。然而，结局并

未如愿。

9 年前，当前南斯拉夫青年男子篮球队在第三届世界青年男篮锦标赛上战胜美国队夺得冠军时，有人曾预言，这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将会令世界为之注目。可谁又能想到，前南地区连年的内战和民族纷争，使这群分属不同民族的年轻人劳燕分飞，各奔东西。

“我们就是自己心中的‘梦之队’”

这些 1967 年至 1968 年间出生的小伙子们，搅得整个巴尔干地区躁动不安。“我们就是自己心中的‘梦之队’！”他们当中那位四肢修长、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伍雷德·戴维奇谈起自己心爱的球队来，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他们首次聚拢在一起是在 1984 年，那时，他们都还只有十六七岁。3 年后，当他们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人们看到的是他们为胜利而畅怀大笑。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中 3 个最优秀的队员，在那时就已经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们是今天活跃在 NBA

球场上的戴维奇——效力于洛杉矶湖人队，库科奇——芝加哥公牛队的主力队员，以及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打球的拉嘉。排在第四位的是德乔杰维奇，他在意大利联盟队打后卫，他同米拉诺一道被评为 1994 年度欧洲最佳球员。而排名第五的阿里伯格维奇，则是欧洲最好的俱乐部队——德国阿尔帕柏林队的优秀前锋。3 年当中，他们没有漏掉任何一场重要的国际比赛。1985 年，全队参加欧洲军校男篮锦标赛并夺得冠军。次年，捧得欧洲青年锦标赛桂冠。在其后的多项表演赛、锦标赛当中，他们先后战胜保加利亚、土耳其及苏联的国家青年队，为南斯拉夫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这群年轻人终于在 19、20 岁时登上了他们运动生涯的巅峰。他们以完美的球技和娴熟的配合，成为 1987 年世界青年锦标赛的新盟主，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

“你还保存着那张照片吗？”

那段日子里，队员们的友谊是真挚的。“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大家不必为妻子儿女操心——因为都不曾结婚；我们也不用担心汽车被人家弄坏——谁也没有自己的轿车。我们从不抱怨任何事，大家都还是孩子。世界是那么美好，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一桩严肃的事情需要讨论，有的只是互相取笑逗乐。”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打球上了，”库科奇说道，他和拉嘉都是在克罗地亚海滨城市斯普利特长大的，“大家既是队友也是朋友，那时，谁能想到会有战争？”

戴维奇是塞族人，他在离同胞德乔杰维奇出生地 100 英里的普里杰波尔杰长大。他说：“我们过去都是南斯拉夫人，就像美国人可能来自路易斯安那、纽约或得克萨斯，尽管大家口音不

同，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有人戏言，在80年代，要想在国际大赛上夺冠，没有比一群南斯拉夫后生召集在一起，再递给他们一个皮球更容易的了。在战前的南斯拉夫，你不必为队伍中的民族比例操心，他们完全是根据个人的能力和特长为每个人安排最佳位置的。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美好的回忆就像带刺的铁丝网撕扯着他们的心。戴维奇、德乔杰维奇、库科奇、拉嘉4人参加了亚特兰大奥运会，但却代表着不同的国家：戴维奇和德乔杰维奇代表塞尔维亚，库科奇和拉嘉则代表视对方为不共戴天之敌的克罗地亚出战。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安排，两队被分在不同的小组，不大容易碰面。所幸的是，他们在整个比赛中都没有相遇。

双方同时参加奥运会，使人们回想起1991年以来在那个多难的地区所发生的往事。4年的冲突，造成了20万人死于非命，300多万人无家可归。而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正是上面提到的4个人最后一次合作为前南夺得欧洲冠军杯之时。

前南斯拉夫队的教练帕斯奇一辈子忘不了那张勾起他无限惆怅的照片。他逢机会就呼吁：“为了上帝之爱，让流落四方的孩子们重新相聚吧，也许我们还可以重建‘梦之队’。”一次，他遇到一位现在美国打球的队员，一见面就急切地问：“还挂念你的朋友们吗？你们这些在异

乡的伙伴还经常碰面吗？”当然，他最想知道的还是——“你还保存着那张照片吗？”

只剩下声“哈罗”

1995年夏天，欧洲篮球锦标赛在雅典举行。组织者将南斯拉夫队和克罗地亚队安排在同一饭店，只是在公共餐厅里把两队的座席安置得尽可能远，双方桌上还摆上了各自国家的铭牌。戴维奇回忆起，锦标赛开幕当天的自助午餐会上，从餐桌到摆放食品的台子这段不长的路，令大家驻足不前，想不出若是谁第一个这样做了，其他人会有什么反应。但最终还是让戴维奇放下心来——拉嘉和库科奇主动走上前来向他问候。这次遭遇可算是虚惊一场。事后他对人讲，多年来他们每天都在一起度过，朋友之间可以无话不谈，可现在只剩下一声“哈罗”了。

1990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前南斯拉夫队以92比75战胜苏联队赢得世界锦标赛冠军时，一个球迷跑进场内，手中挥舞着一面克罗地亚旗帜。在戴维奇眼里，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有人要在这种神圣的时刻用政治这把利斧将他和队友们劈开。出于本能，他跑上去夺下了那面旗子，并告诉那个人：是南斯拉夫队赢了这场球，不是克罗地亚！

炮火中完成的投篮

1992年的南斯拉夫男篮由清

一色的塞族和黑山族人组成。6月份，该队在法国参加巡回表演赛期间，队员们从CNN(美国有线电视网)中得知，作为国际社会对贝尔格莱德的制裁措施之一，该队被禁止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禁不住大骂那些断送他们前程的家伙。

1995年夏天，在雅典举行的欧洲杯决赛中，重组后的南斯拉夫队以96比90击败立陶宛队再次夺冠，全队接受了正在战斗的塞族人的敬意。克罗地亚队获得第3名。颁奖时，库科奇和拉嘉同队友们站在领奖台上，接受人们的欢呼。但当南斯拉夫队上台接受自己的金牌时，库科奇他们早已走下领奖台，离开了颁奖现场。

教练帕斯奇站在看台上，厌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然后和妻子、女儿一起退出了体育馆。

有人指责克队做得太过分，拉嘉反驳说：“那是队员们被迫做出的决定，因为塞族球迷侮辱我们和我们的父母，他们叫嚷着说想杀死我们，难道你能够容忍他们一边向你吐痰一边叫着你的名字吗？”

据报道，为庆祝南斯拉夫队在欧洲杯赛上的胜利，波黑塞族枪手包围了萨拉热窝。他们用无数的曳光弹在天幕中组成一张闪光的网，将萨拉热窝的夜空映照得一片通明。□

(谭树明摘自《看世界》

1996年第10期)

诗人马丽华在藏北游，她借宿在乡下仓姆决家。仓姆决家应该说生活得很苦，她生活的环境也非常闭塞。

在这样的环境中借宿，又能与女主人仓姆决交谈，诗人有了许多优越感。她相信仓姆决会非常羡慕自己。

可诗人错了。在她们交谈

可 怜

● 佚名

中，仓姆决拉着女诗人的手，连连说道：“宁吉！宁吉！（藏语：可怜的！可怜的！）”这位藏族妇

女认为，一个到处奔波的女人是世上最苦的女人，是最可怜的女人。

诗人明白了。这个世上没有可怜的人，因为不可能有一个世界通用的可怜的标准。但这个世界上确实又有可怜的人，那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可怜的人。□

(习 玮摘自《报刊文摘》)

我们公司在曼谷。某日傍晚时分，董事长派给我一个临时任务：第二天出差陪一位重要的商人到泰国北部的观光胜地游览。

我瞪着眼看着乱七八糟的办公桌，闷声不响，气得七窍生烟。虽然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每周工作7天，桌上一叠叠的文件说明我仍有大量积压的工作。我心里嘀咕：“什么时候才能把文件理清呢？”

第二天大早，我跟一位衣着讲究、彬彬有礼的男子会合。坐了一小时飞机以后，我们挤在几百名观光客之中，游览名胜，直到黄昏。那些观光客大多数都背着照相机，到处抢购纪念品。我仍记得自己当时觉得那些俗客很可笑。

那天晚上我和客人乘一辆小型巴士去吃晚餐，并观看一场以前看过多次的表演。他和其他游客闲聊的时候，我在黑暗中和坐前面的男人礼貌地交谈起来。他是比利时人，能说流利的英语。我心里纳闷，为什么他的头总是奇怪地侧着，而且一动不动，好像正在沉思似的。后来我看到他那根灰色的手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失明的。

这个人告诉我，他十多岁时因意外事件眼睛瞎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就不单独旅行。他大概六十七八岁，已经掌握了无视觉旅游技巧，懂得利用健全的另外几种感官在心里勾画景象。

他转过脸来看我，慢慢地伸出一双软绵绵的手，轻摸我的脸，我后面有个人扭亮了一盏灯，于是我看到了这个人的面容。他有一头浓密的银发，面容清癯，神情坚毅，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模糊不清。“晚餐时我可以坐在你身旁吗？”他问，“假如你肯稍微描述你看到的東西，我会很感激。”

“很乐意效劳。”我回答。

我的客人和他新交的朋友在前面迈步走向餐厅，那盲人和我

●〔美〕戴维·兰勃纳

掀起帷幔



夹在一长串游客中间跟随。我抓住他的手肘引导他，他毫不犹豫地向前跨出脚步，昂首挺胸，倒好像是他在为我带路。

我们找到一张靠近舞台的桌子。等候饮料时，他说：“这音乐在我们西方人听起来似乎不协调，不过确有迷人之处。麻烦你形容一下乐师。”

舞台一侧有5个男人在为这场表演做暖场演奏，可是我从前一直没注意他们。“他们盘腿坐在那里，穿宽松的白棉布衬衫和宽松的黑裤。扎鲜红腰带。三个

年轻人，一个中年人，一个老人。有一个人在敲小鼓，另一个人在弹一个木制的弦乐器，其余三个人用弓拉奏一种大提琴形的小乐器。”

他微笑了。“这些小乐器是用什么造的？”

我再细看了一下，“木头……不过球形的共鸣箱是用整个椰子壳造的。”我说，同时竭力压制自己的惊奇。

灯光逐渐暗了，他又问：“其他游客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国籍、肤色和体形的都有。穿得讲究的没几人。”我低声说。

我进一步放低声音并靠近他的耳朵说话，他立刻热切地把头朝我靠过来。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聚精会神听我说话。

“我们旁边是位老太太，舞台上的灯光照出了她的部分侧影，”我说，“再过去是个大约5岁的北欧男孩，金头发，有个可爱的翘鼻子。他身向前倾，在日本老太太的侧影之下成了第二个轮廓分明的侧影。他们二人都纹丝不动，等待表演开始。那是童年和老年、欧洲和亚洲完全和谐的活生生写照。”

“对，不错，我看见他们了。”他平静地说，脸上带着微笑。

舞台后方的帷幕拉开了，6名十三四岁的女孩出场，我描述她们纱笼般的丝裙和附彩色肩带的白色罩衫，头上有小后冠状的金色头饰，头饰上的尖角是软的，会随着她们舞蹈的动作有节奏地晃动。“她们的指尖上套着金色的假指甲，也许有10厘米长，”我告诉他，“这些指甲使她们双手的每一个动作更为优雅，有锦上添花的效果。”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多么美妙——我真想摸摸这些指甲。”

第一场表演结束了，我找个借口走开，去跟戏院老板谈话。